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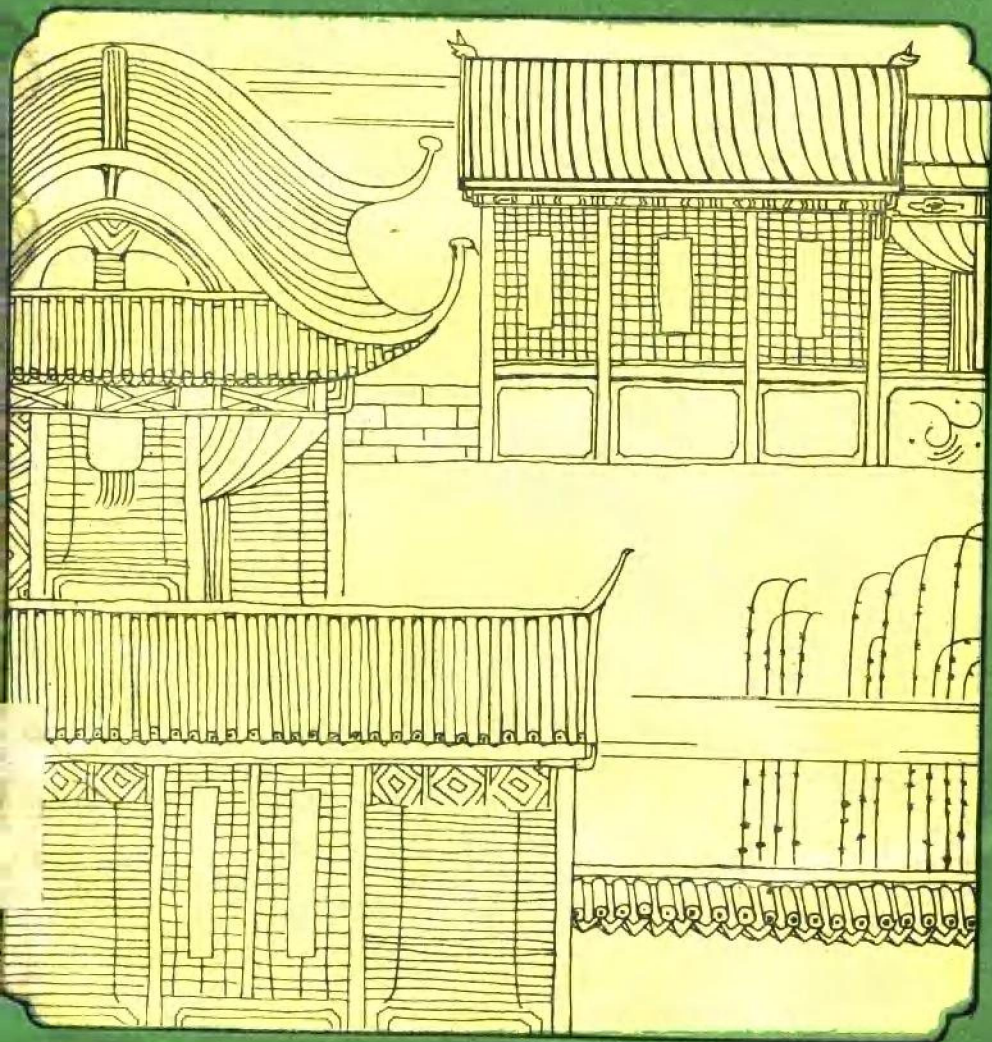
萤窗异草

YING CHUANG YI CAO

YING CHUANG YI CAO

清·长白浩歌子 著

孟庆锡 点 校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有一百三十六篇作品，内容多写花妖鬼狐，神话传说；情节曲折跌宕，妙趣横生；语言清新流畅，刻意求工，塑造了一个个动人的形象；描绘了一幅幅细腻的风情画。酷似《聊斋》，在文言小说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萤 窗 异 草

清·长白浩歌子著

孟庆锡点校

责任编辑 张长发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6.875印张330 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60册

统一书号10219·99 定价3.35元

萤窗异草序

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而杂记又有二种，大儒之语录不与焉。其搜求典坟，博览载籍，引古证今，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记载时事，传述闻见，舒广长之舌，斗雕镂之心，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赜索隐，文不嫌夫诡奇，仰《齐谐》为谭宗，慕《虞初》而志续，如杜牧之寄托风情，李伯时摹绘玩具，亦足以消长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无墨沈，动谓立言务黜浮华，以为补救人心，挽回风气起见，则六经廿二史，圣贤遗训，般般可考，又何必如许迂腐陈言，狗尾续貂耶？

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三册见示，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顾随园老人评语，的系附会。其书大旨，酷慕《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虽有类小说家言，勿足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长日，却睡魔，固无可也，贤于近时所刻见闻随笔远矣。尊闻阁主人仿聚珍版刷印行世，问序于余，爰作质直语告之。呜呼！凡人有心作有关系文字，转不味若里巷歌谣，足以启发心思，耐人寻传也。斯言惟具性灵者，可与共印证耳。

时光绪二年，岁次丙子，端午节，梅鹤山人序于海上鹑鹑一枝轩。

萤窗异草二编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洲广矣，人物之形形色色，怪怪奇奇，繁且曠矣。目非曠而似曠者，动谓以目所亲见者为真，将天地之大，四海九洲之广，尽纷呈于吾目耶。耳非聋而似聋者，动谓以耳所亲闻者为实，将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曠，尽交集于吾耳耶。浸假而纷呈于吾目，殆熟视若无睹耶。浸假而交集于吾耳，殆习听若不察耶。呜呼！噫嘻！庸目俗耳之交，殆不足语以天地之大，四海九洲之广，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曠耶。

长白浩歌子，有《萤窗异草》一书出焉。其思入窈冥者，可断以理之所必无也；其言归讽谕者，可信为情之所或有也。初编既印行问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二编，吾不知见之者，咋舌凡几辈耶？吾不知闻之者，蹙额凡几人耶？又不知谓为真谓为实者，持亲见亲闻以语人，咋舌蹙额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广大繁曠者，将尽泯没于咋舌蹙额之流耶？呜呼！噫嘻！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犹清和月中浣，古沪缕馨仙史序于铁铸庵之南窗。

萤窗异草三编序

曩尊闻阁以搜遗书之故，印《萤窗异草》行于世。嗣知原帙不止此数，手录流传，兵燹仓皇中，失其十之七；而皮者珍如拱璧，赏其行文之诡异，而不暇求备，阅者憾焉。爰搜其遗，又得若干卷，以前集釐而为四，因复剖其半，先以二集付手民，而缕馨仙史为之序。三集印成，适余过尊闻阁主人，问序于余。余惟是书之大概，缕仙言之，梅鹤山人又先缕仙言之；且其记载之体例，文章之格律，分之为三，而合之则一，又胡庸乎费辞哉！然余以为文章者，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获著书立说，论议古今，策画时事，而抒写抑郁之气成小说家言；则其性情大抵忧思多而欢乐少，愁苦常而愀愉暂，积其忧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时又不欲直写怨愤，必借径于风华绮丽之词，是其经营于楮墨间者，固非若伸纸疾书之所为矣。故历一生之岁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余间，以成异史。其书每不可多得，而是编乃哀集众多，至不获割爱，将与留仙之志异，随园之神怪，滦阳槐西之著录，后先颉颃，则其它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阅者，必卒读其书，尽帙而后快，是非穷目力于数日之间，亦几几爱

不忍释矣。故订而为三，以便读者，即谓为尊闻阁主之雅意可也。

光绪丁丑，孟夏之月，山阴悟痴生识于沪江贾游小寓。

目 录

《萤窗异草》序	(1)
《萤窗异草》二编序	(2)
《萤窗异草》三编序	(3)
天宝遗迹	(1)
卜大功	(3)
金三娘子	(8)
玉镜夫人	(13)
贾女	(18)
桃花女子	(22)
红鞋	(25)
毒饼	(27)
翠衣国	(28)
痴婿	(31)
犬婿	(34)
田凤翘	(37)
刘天锡	(42)
桃叶仙	(48)
冯坝	(52)
昔昔措措	(57)

温玉	(62)
睡姬	(70)
张仙	(72)
守一女	(74)
柳青卿	(76)
珊珊	(80)
白衣庵	(84)
魂灵	(91)
妒祸	(93)
李念三	(94)
瞿氏	(97)
假鬼	(100)
银针	(102)
赝殃	(105)
落花岛	(106)
货郎	(110)
化豕	(112)
缝裳女	(114)
火龙	(115)
青眉	(116)
胎异	(124)
夏姬	(126)
郎十八	(130)
三生梦	(136)

固安尼	(140)
无常鬼	(144)
苏绪	(144)
卫美人	(146)
苦节	(147)
狐姬	(155)
潇湘公主	(156)
紫玉	(163)
古冢狐	(168)
崔十三	(169)
白云叟	(177)
辽东客	(182)
弱翠	(184)
考勘司	(189)
杜一鸣	(191)
酒狂	(198)
祝天翁	(200)
畅生	(204)
镜中姬	(208)
程黑二	(210)
拾翠	(213)
小珍珠	(220)
尸变	(223)
黄灏	(226)

徐小三	(229)
花异	(235)
鬼书生	(236)
于成璧	(239)
绿绮	(245)
痴狐	(248)
灯下美人	(252)
梁少梅	(255)
定州狱	(260)
住住	(264)
仙涛	(270)
陆厨	(274)
艳梅	(278)
袅烟	(288)
镜儿	(293)
翠微娘子	(300)
徐之璧	(308)
女南柯	(312)
子都	(320)
大同妓	(323)
虢国夫人	(324)
姜千里	(327)
画廊	(334)
唐城隍	(337)

智媼	(340)
挑绣	(342)
田一桂	(349)
沈阳女子	(357)
晋阳生	(359)
春云	(365)
折狱	(372)
隔江楼	(376)
谈易狐	(378)
田再春	(380)
宜织	(385)
遗钩	(395)
奇遇	(397)
绣鞋	(398)
與中人	(401)
庞眉叟	(404)
诗妖	(409)
变鬼	(411)
续念秧	(414)
生生袋	(422)
窥井	(422)
巨蝎	(423)
梅异	(424)
童之杰	(429)

杨秋娥	(433)
笑案	(440)
戏言	(443)
销魂狱	(445)
讼疫	(452)
秦吉了	(454)
龙阳君	(457)
苑公	(461)
银箏	(462)
董文遇	(466)
马元芳	(470)
瓢下贼	(473)
蛇媒	(474)
续五通	(475)
玉洞珠经	(482)
阿玉	(483)
斗蟋蟀	(487)
狐判官	(491)
钟鼎	(493)
鬼无颜	(502)
秋露纤云	(503)
萧翠楼	(511)
卢京	(515)
苏瑁	(517)

天 宝 遗 迹

骊山之阴有石洞，其额曰“天宝遗迹”，以石为扉，坚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统年间，门忽自裂，宽仅尺许。有刍蕘者见之，归以语其乡人刘瑞五，已则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读书，性豪纵，有古侠士风，闻之，欣然欲往。乃约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饶胆识者，共得五人，携酒食猎具而行。至则山径崎岖，荆榛塞路，攀附而后上。及见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泽如有人经行者，心窃异之。又行里许，始达其穴。由隙而窥之，其中窈窕而深黑，都无所睹。有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独瑞五奋臂大呼曰：“不探此奇，归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踊跃以前，遂先入。继之者又仅得三人。

初入，差可骈肩。渐深而能容驷马，两旁皆石壁，洁白晶莹。以火烛之，仿佛如有绘画。瑞五顾谓众曰：“境殊不恶，何怯为？”益深入之，穷其奇。曲折数武，便得一门，其扉以青玉为之，隶书数行，墨迹犹新。众以炬照而读之，其略曰：“朕与妃子，每遇盛暑，避热此间，共享洞天之福，于兹五年矣。风流潇洒，不啻神仙，汉武白云乡，遂非所羨。但恐千秋万岁后，罕有知吾两人相得之欢者，爰命良工

置石象于内，以流传不朽；间与妃子流览其中，不禁相视而笑，几忘其身之匪石也。”末署天宝十年秋七月御笔。始知为明皇所书。及转屏后，大可数十楹，中置宝座，仅虚位，尚无他奇。左为晓妆阁，一石美人挽发对镜，倦态堪怜。旁二宫娥：一捧奩器，侧立而欲前；一代妃捧发，跪而持之，貌甚恭谨。妃首微回，似有所语，眉目皆入画。妃后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髯微捋，则开元皇帝像也。情形态度，宛然相亲。众览之，无不欣欣欲笑。其右为浴池，以绿玉为水，波纹荡漾如活。旁立二人，执巾捧帨，眉睫间微含笑意。帝与妃皆以白玉为体。帝白身游戏水中，仅没其脐下。坐而侧首，以目招妃，状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床，亦裸其上衣，酥乳轻圆，麝脐微露，无不历历可见。然而黛低云偏，容如腼腆，且以纤手扞绣带，一似欲解而不胜其羞者。由裳而下，双湾则已尽赤矣。瑞五与众孜孜谛视，方将深探其秘，而举手遥睇，帷幕俨然。

俄闻大声发于其内，如崩石，且冷气砭人，肌皆生栗，遂股栗欲返，虽瑞五之豪迈，亦慄乎不可独留。比出洞门，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状如中毒，乃大惊。扶掖下岭，踉跄而归，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讼。官鞠瑞五，具陈本末。命吏验之，信然，乃薄责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凿其额，以灭其迹。然在樵夫牧竖，犹能识之。洎乎天启末年，雷震其穴，乱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处。

外史氏曰：“余尝怪明皇为一代风流帝王，骊宫之

造，选胜搜奇，岂无雪洞云栖之兴，而仅以土木侈其观？且阿环素丰于肌，性必畏暑，又岂无清凉世界，以安此弱质哉？及闻此事于瑞五后裔，虽荒诞不经，而未始不可以补开元遗事。故存其异而录之，以俟世之问津者。”

随园老人曰：“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饶胆识’，方可以与游，则已得山水三昧矣。世无瑞五，其人不免皆门外汉。”

卜 大 功

明季张献忠作乱湖南，有裨将曰马雄飞，能开五石之弓，善为左右射，献忠恒宠遇之，赏予独厚。马故燕人，与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词，年二十即废学而叹曰：“士生用武之世，宁为万人敌，杀贼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锥耶！”闻者咸壮其志。马既从献忠，宠冠一军，自以为不世之遇，乃使人驰书召卜。卜忿然作书，面叱来使曰：“渠以予首亦当卖耶？第念故人情，不执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发其书而遣之，其刚介如此。

后以应募从征，以功骤擢至守府，蒞任山东，土贼不敢入境。嗣因献忠犯凤阳甚急，抚臣马士英奏请，檄召天下兵护卫诸陵。卜被征，渡淮与献忠战于滁泗，斩馘甚众；究以北人不惯舟师，致为贼所获。献忠爱其勇，乃使马以利害说

之。卜见马来，闭目不视。马执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张目而语，眦尽裂，谓曰：“予向与尔狩猎山中，竞逐一狡兔，尔顾我曰：‘大丈夫立功国家，得贼当如得此’。曩时之意气何盛耶？言犹在耳。尔既从贼，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马语塞，惭沮而退，终以绋袍，恋恋不忍于心。因诡词以复献忠，谓卜色厉而内荏，倘软困之，不浹旬可得。献忠信其言，遂囚卜于土室，守以健卒，饲以草具，将俟其穷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绝粒以待毙。夜坐室中，吟以见志。甫哦曰：“去国离乡事鼓鼙，满拼颈血染虹霓”。余韵未已，俄闻窗外续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鸾过越西”。其音娇婉，不类男声，卜以为异，耸然而听之。又闻朗言曰：“良马一蹶，终致千里，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无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视之，则一女郎，年甫及笄，衣服甚都，貌亦艳绝。错愕间，女郎敛衽启曰：“怜君忠节，敬来相救，可从妾出此虎口。”卜惊喜，不暇交谈。幸贼中无桎梏，女郎径携之行。将出，复返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书数字于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视守者伏如沉醺，相与枕藉地上，卜亦莫解。去贼里许即长江，早有小鬟舫舟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扬帆而南，瞬息百里。舟虽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稳如磐石。卜惊魂少定，始谢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罗，敢请芳名仙居，以为异日酬恩之地。”女郎闻言，以横波睇之，微笑曰：“君犹未喻妾意耶？诗所书青鸾者，即我是也；将与君翱翔天表，永效双飞，何谢为？”卜始默会其指，喜出望

外。逊曰：“一介武夫，马齿且长，乌足以当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贞姬，正合为偶，岂效儿女子沾沾较量于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则马家少女，无字，越之会稽人也。卜又诘其颠末，女郎笑弗答。

舟行次采石，天方达曙。女郎命鬟治具，未见烹炮，珍饌罗几，卜食之至饱。饭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维复行。及寤而询之，则已抵钱塘江矣。揽袂而兴，晚潮适至，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蜂拥而来。卜未习此，骇极。女郎语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独未之闻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无所惧。有顷曰：“去妾家伊迩，可以登岸矣。”卜从之。回顾小鬟，倏忽与舟俱没，卜益异之。

联袂而行，约半里，得一村，水环木绕，风景颇佳。入村而北，东向一巨宅，门阑修整，栋宇高华，檐际有青字石额，颜曰“参戎府”。女郎嘱卜曰：“君至妾家，勿搀说，任妾所云，不然事且败。”卜颌之。忽一少年，缓带轻裘，自第中出，见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归？父事将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幸没于王事，庐州已陷为贼巢；妹赖将军力，相携至越，此齐东之卜守府也。”少年闻言大恸，肃客入宾馆，不暇为礼，偕女郎入内。卜茫然默坐外舍，闻第中号啕悲戚，尔许时方止。

又有顷，少年出，则已易缟衣素冠矣。形容惨淡，血泪盈眶，揖卜而谢之，曰：“适闻凶讣，痛割五中，慢客不能无罪，今奉老母命，请君一晤，敬来奉肃。”卜从之入，至庭，见婢媼拥一妇人，年可四十许，降阶而迎曰：“未亡人不克